

四海友声

第一次见到马海默,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中国展区的论坛上。在许多人眼中,他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德语翻译家。阿来、毕飞宇、苏童、刘慈欣、陈楸帆等不少当代作家和他们的著作,经他译介为德语世界所知。浅灰色头发、灰蓝色眼睛,正如中文名字里的“默”字,马海默整场活动话不多,核心观点是德国应出版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青年作家作品,打破海外读者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第一次拜访马海默,是在他位于波恩的家。这是一处安静、年轻的住宅,落地纱帘遮住暑热,我们的交谈在夏日午后徐徐展开。

潜入文本的隐蔽角落,把它照亮

“我非常害羞,不爱说话。”虽在自己家,马海默面对采访依然有些紧张,“但我的想象力很丰富。书是魔力之门,穿过它,我可以进入无数字宙、无数世界。我还是孩子时,书里的世界比现实世界更真实、更活泼。德语有个新词叫‘心灵的漫游者’,强调一个内向的人喜欢通过想象力、感受力,在内心世界漫游。对我而言,阅读就是一种漫游,也是最重要的自我教育,帮助我领悟真理,理解自己。”

众多德语作家中,马海默重读作品最多的是卡夫卡,“以前觉得他的长篇小说太啰嗦,所以只看短篇。这几年读他的《审判》《城堡》,很意味。”严肃文学之外,马海默也喜爱通俗文学,尤其是兼具冒险幻想和哲理思辨的作品,例如与卡夫卡同时代的利奥·佩兹兹,以及拥有多部中译本的德国当代作家丹尼尔·凯尔曼的作品。

马海默与中文的因缘,始于年轻时和一个中国女孩的爱情。踏上翻译中国文学这条道路,则是因为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的德国翻译家、学者沃尔夫冈·顾彬。“是顾彬让我发现自己和翻译缘分。”说到这里,马海默笑了。马海默在波恩大学汉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顾彬让他认识到,翻译是一项充满创造性的智力劳动。“翻译远非简单替换词语,它还是文学研究:几乎没有谁——有时甚至包括作者——能像优秀翻译家那样,潜入文本最隐秘的角落,把它照亮。”马海默说。2002年,当顾彬为撰写《中国文学史》需要一份郁达夫的《沉沦》德译本时,这部短篇小说便成为马海默翻译的首部中国文学作品。4年后,在顾彬引荐下,马海默正式出版了第一部译作,毕飞宇的《青衣》。



大千絮语

莫 茜

普埃布拉彩陶与文化交流

普埃布拉位于墨西哥高原的火山谷地。这座古城始建于1531年,城内建筑的墙面大多是暖黄色,蓝白相间的普埃布拉彩陶随处可见,整座城市明亮而安静。这些看似寻常的彩陶,记录着一段跨越大平洋的文化交流。

16世纪中叶,西班牙开辟了连接菲律宾马尼拉与墨西哥港口城市阿卡普尔科的跨洋航线。一艘艘商船满载中国丝绸、瓷器、漆器和棉布,经由马尼拉进入新西班牙——这是西班牙在美洲建立的重要殖民地总督辖区,以今天的墨西哥为核心。阿卡普尔科由此成为亚洲货物进入美洲的重要港口,而位于内陆交通要道上的普埃布拉则扮演了消费、分销与再创造的关键角色。有学者认为,大帆船时代,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口的商品,经马尼拉转运至阿卡普尔科,再沿新西班牙内部的交通和贸易网络进入墨西哥腹地。由此,一条连接中国东南沿海、菲律宾、墨西哥太平洋沿岸与内陆城市的跨太平洋贸易链条逐渐形成。对当

做『心灵的漫游者』

——访德国翻译家马海默

徐 睿 刘仲华



师徒二人在文学世界之外,也是忘年的朋友。“顾彬教授经常说他每天吃生姜生蒜,一定可以活到100岁。”马海默笑着说。在波恩大学汉学系为顾彬举办的八十寿诞上,马海默致辞道,“亲爱的沃尔夫冈,亲爱的老顾和顾彬:我祝愿你那巨大的创造力,在生蒜、生姜以及家人的滋养下,长久地保持下去。”致辞长达6页,文字克制又诙谐。

不过,师徒二人在作品翻译方面趣味迥然。顾彬翻译中国诗歌,马海默选择中国当代小说和漫画。“顾彬教授认为,讲故事的小说今天已经过时了。但我恰恰觉得讲故事是人类的天性,无论什么时代,人们都通过故事理解世界、理解自己。”马海默娓娓道来,“我不是‘精英主义’者,有时我只是单纯喜欢一个轻松简单的故事——读漫画就是这样,让我回到童年,满足童心。现在,我5岁的女儿也对我翻译的中国漫画感兴趣,这是在鼓励我‘加油’啊。”

“动笔翻译时,我脑海中往往已经有了整本书的‘形象’,这个‘形象’独立于语言。”马海默对我们讲述他的翻译理念,“我反对字面忠实,如果执着于忠实字词,便很难忠实于原文精神。翻译家斯维特兰娜·盖尔说过,‘抬起鼻子,去看见整个句子、整个段落、整个作品。’”在马海默看来,好翻



普埃布拉彩陶与文化交流

莫 茜

普埃布拉彩陶与文化交流

普埃布拉位于墨西哥高原的火山谷地。这座古城始建于1531年,城内建筑的墙面大多是暖黄色,蓝白相间的普埃布拉彩陶随处可见,整座城市明亮而安静。这些看似寻常的彩陶,记录着一段跨越大平洋的文化交流。

16世纪中叶,西班牙开辟了连接菲律宾马尼拉与墨西哥港口城市阿卡普尔科的跨洋航线。一艘艘商船满载中国丝绸、瓷器、漆器和棉布,经由马尼拉进入新西班牙——这是西班牙在美洲建立的重要殖民地总督辖区,以今天的墨西哥为核心。阿卡普尔科由此成为亚洲货物进入美洲的重要港口,而位于内陆交通要道上的普埃布拉则扮演了消费、分销与再创造的关键角色。有学者认为,大帆船时代,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口的商品,经马尼拉转运至阿卡普尔科,再沿新西班牙内部的交通和贸易网络进入墨西哥腹地。由此,一条连接中国东南沿海、菲律宾、墨西哥太平洋沿岸与内陆城市的跨太平洋贸易链条逐渐形成。对当



译不是要呈现原文的每个词,而是通过原文唤起的想象去翻译,让读者获得作者要传递的思想、情感与美感。当然,翻译也要“抠字眼”,这与读者的阅读体验息息相关。“比如‘钱’在德语里有20多种说法,强盗、教授、农夫谈到‘钱’时使用的词一定不同。这时,译者就像演员,角色变了,言语用词也要随之变化。”谈起翻译,马海默总有信手拈来的例子,“中文和德语句法区别也很大。比如‘我爱你’在德语中有多种句式,如果我一直按照中文的主谓宾结构翻译,德语读者就会感到乏味。”

“我”只有在与“你”相遇时、在真正的“对话”中,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建构自己

谈及德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识,马海默认为感兴趣的人正不断增加,主要原因是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轻小说的出海日渐增多。“现在严肃文学的读者在减少,年轻读者更喜欢读轻小说、看漫画。漫画也可以传递中



普埃布拉彩陶与文化交流

莫 茜

普埃布拉彩陶与文化交流

普埃布拉位于墨西哥高原的火山谷地。这座古城始建于1531年,城内建筑的墙面大多是暖黄色,蓝白相间的普埃布拉彩陶随处可见,整座城市明亮而安静。这些看似寻常的彩陶,记录着一段跨越大平洋的文化交流。

17至18世纪,普埃布拉的陶工坊里炉火昼夜不熄。1653年,普埃布拉陶工行会规定,“精品陶器必须按中国瓷器的样式绘制,色泽浓蓝,并以青花凸纹为饰”。1682年,行会又补充条款,明确“青花罩染技法”为精品陶器的标准工艺。彼时的行会已要求作坊“竭力模仿中国瓷器”。当地陶工以伊比利亚锡釉陶技法为基础,反复试验配比,将中国青花瓷的色彩审美、纹饰样式和部分制作经验融入自身实践,在18世纪逐渐形成了一套本土化的

国传统文化,增强中国软实力。”马海默就很喜欢漫画。他已经翻译了30多部中国漫画作品,比如《步天歌》《跼脚张望》《隐山梦谈》等。

马海默从小就喜欢读英国科幻小说《时间机器》,翻译了不少中国科幻文学作品,比如刘慈欣和陈楸帆的一些著作。“刘慈欣的德语读者没有把他的书看作社会镜像,科幻文学是世界的文学,反映的是人类共同的命运。”马海默说,“我在翻译时,感到刘慈欣有时对故事细节并不感兴趣,他富有哲学性,更擅长创造一个和现实不同的世界。”

除了严肃文学,科幻小说和漫画,马海默还喜欢读金庸。“金庸的小说让我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我看来,传统文化、当代流行文化都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富矿。德国出版市场原本给外来译作的空间就很少,哪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强,文学读者就更多。我们一直期待中国出现越来越多‘朋友式’写作者,比如黑塞——读者会觉得这样的作家是亲切的朋友,可以在书中看到自己的爱和痛。”

文学之外,哲学是马海默的第二专业,《道德经》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书,“道”也是他最喜欢的汉字。当被问到接下来最想翻译什么,马海默说,除了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就是《庄子》了。“《道德经》在德国已经有150多种德译本,《庄子》译本少很多,也更难译,我有点害怕。”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拜访马海默的第二天,我们来到波恩大学汉学系。走廊墙壁上悬挂着上世纪30年代学者们的合影,讲述着这里的学术传承。不远处,醒目的玻璃书柜中摆放着中国学者崔培玲翻译的德国作品和马海默翻译的多部中国小说,色彩缤纷。

翻译是一种对话,“我”只有在与“你”相遇时、在真正的“对话”中,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建构自己。在马海默心里,这个“你”是中国,也是无数个书中世界,赋予心灵漫游者刚刚好的幸福。

图片由上至下依次为:马海默翻译的刘慈欣科幻小说《吞食者》德语版、陈楸帆科幻小说《荒潮》德语版书封,马海默头像。

以上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快。蓝白色调令画面沉静,黄、红、绿等色彩又增添了活泼感。花卉、鸟兽、人物和几何图案相互搭配,构图疏密有致,呈现独特的视觉效果。

伴随制陶工艺日渐成熟,普埃布拉彩陶也从日常餐桌走向更广阔的公共空间。如今,行走在普埃布拉老城,常与普埃布拉彩陶“偶遇”。民居门口悬挂的小巧门牌构图规整,白地蓝花、布局对称、卷草和莲瓣纹样清晰可辨。这些来自东方的装饰语言,几百年间融入普埃布拉的街巷风景,成为人们辨认这座城市的视觉记忆。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瓷器所体现的精致、均衡与高度规范化的工艺标准,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普埃布拉陶工对“精工细作”的理解。老城工坊中,工匠绘制彩陶纹饰时的笔触不仅粗犷自由,也吸收了青花瓷对称严谨、纹样细腻的秩序感,使普埃布拉彩陶具有热烈与克制并存的审美特征。

普埃布拉彩陶留存着早期全球贸易的印记,也见证了不同文明跨越海洋的交流与互动。相距遥远的亚洲与美洲,通过货物流通、技艺传播与知识共享,越过地理与文化隔阂,留下真实持久的文化回响。直到今天,普埃布拉的窑火、街巷与建筑,仍无声讲述着这段相遇相融的历史:文明从来不是孤岛,在跨时空的交互中方能吐故纳新;文化相遇也不是单向范式移植,而是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创造性重构。

(作者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西

方语言学院教授)图为墨西哥普埃布拉彩陶杯。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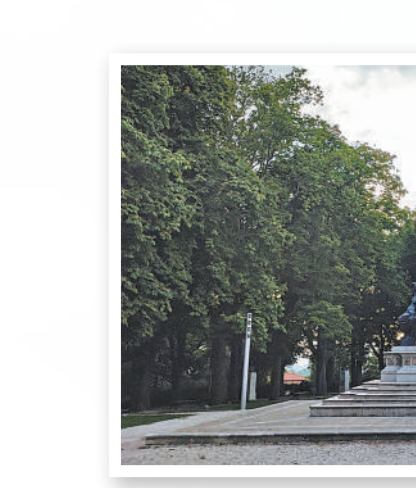
尼罗河畔的戏剧对话

罗 松

9月初,江苏省无锡市锡剧院小剧场锡剧《聊斋·紫尾》赴埃及参加第三十三届开罗国际实验戏剧节。该剧从全球324部申报剧目中脱颖而出,入选仅设15部作品的官方主展演单元。作为本届戏剧节唯一入选的中国剧目,《聊斋·紫尾》在开罗萨拉姆剧院演出,获得当地观众的一致好评。

开罗国际实验戏剧节自1988年创办至今,已走过30余年历程。不间断的艺术探索,映照出埃及戏剧独有的精神路径。这片土地留存着人类早期仪式戏剧的古老遗存,埃及先民借助神话表演,叩问生死、善恶与世间秩序,积淀下深厚的人文叙事传统。持续举办的开罗国际实验戏剧节,正是埃及面向当下的艺术实践:一代代本土创作者回望民族文明遗产,以先锋剧场语言解读古老文脉,令千年文明传统与现代剧场持续对话。

这份扎根传统、面向当代的创作命题,与中国戏曲的革新探索遥相呼应。在古埃及文明记忆里,流传着用女神玛阿特的羽毛称量心脏的神话故事,以一根羽毛称量人心,审判灵魂的善恶与良知,《聊斋·紫尾》脱胎于《聊斋志异》的文学土壤,用志怪荒诞的故事观照人性、辨析善恶,以孤女的紫尾作为叩问人性的象征载体。一边是冥界天平上的正义之羽,一边是东方志怪中的灵性紫尾,两大古老文明用截然不同的文化符号,共同指向对人性善恶的永恒思考。《聊斋·紫尾》由俞思含编剧、张磊执导,保留锡剧柔婉细腻的唱腔和表演特质,同时吸纳



尼罗河畔的戏剧对话

罗 松

小剧场戏剧的实验手法,以简约写意的舞台和丰富多变的肢体语言完成古典题材的现代表达,与开罗国际实验戏剧节崇尚创新的艺术追求同频共振。

根植文明深处的人文思索,可以挣脱语言的隔阂。埃及观众虽听不懂吴侬软语,却能从演员的身段神态、情绪流转中读懂故事内核。演出落幕,不少当地观众驻足台前交流,他们所共情的,正是蕴藏剧中关于欲望和良知的动人命题。

这次演出是一次对等坦诚的行业对话。中国剧协艺术团参与国际座谈、城市快闪、戏曲推介等多项交流活动,与埃及戏剧人切磋探讨。埃及戏剧从法老神话和民间表演中汲取养分,开拓本土实验戏剧;中国戏曲立足古典文学资源,探索传统艺术的当代转化。两国戏剧、戏曲都在思考,如何让古老的文明传统在当代剧场重现鲜活生命力。

河水万古流淌,文明生生不息。尼罗河绵延的河水滋养出埃及法老文明的千年底蕴,长江奔涌的浪涛孕育了华夏江南文脉的风雅气韵。本届开罗国际实验戏剧节的求索,与中国小剧场戏曲的革新在开罗相遇,以戏为纽带,中埃两国戏剧与戏曲传统在当代剧场彼此映照,留下一段温润绵长的人文回响。

(作者为《中国戏剧》主编)

乌尔比诺的拉斐尔

谢亚宏

16世纪意大利艺术家和艺术史家

瓦萨里说,拉斐尔不仅具有“最罕见的才华”,还有“一种非凡的温和与优雅”,这与他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由于父亲的职业,拉斐尔常出入公爵宫,从浩如烟海的大师之作中汲取养分,举手投足间具有了宫廷文化的优雅气质。

带着从故乡习得的审美品位与社交风度,拉斐尔先后来到佩鲁贾、佛罗伦萨和罗马,结交众多艺术家好友,不断汲取艺术经验。在罗马,他的艺术走向成熟。完成于1511年的《雅典学院》是文艺复兴全盛期的代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并肩走来,一人手指天空,一人伸掌向前;毕达哥拉斯专注演算,第欧根尼斜卧阶梯,欧几里得俯身向弟子讲授几何……各具姿态的先哲被画家安置在开阔严整的建筑空间,繁复的群像从容有序。

1520年,一场高烧夺走年轻艺术家的生命。拉斐尔被葬在罗马著名的万神殿。人们为他写下的墓志铭被后世广为传诵:“在他生前,大自然感到了败北的恐惧;当他溘然长逝,大自然又唯恐自己也将死去。”

拉斐尔名列文艺复兴三杰,存世作品数量丰富,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他的学生与追随者继承发展了拉斐尔的艺术风格,并推动了16世纪意大利“矫饰主义”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一流派影响欧洲艺术数百年,以至于19世纪中期的一批英国艺术家成立“拉斐尔前派”,试图摆脱自拉斐尔以来学院艺术中的程式化倾向。这不仅反映出拉斐尔崇高的艺术典范地位,也证明了他代表的“理想美”已深植西方艺术血脉。

自17岁离开乌尔比诺,拉斐尔便踏上不断迁徙的艺术旅程,但他从未忘记故乡。在许多书信和重要作品中,他留下署名——“乌尔比诺的拉斐尔”,抒发对故土的深情与思念。今天,人们在老城墙外的山顶广场建起拉斐尔雕像(见下图,谢亚宏摄),年轻艺术家左手持调色板,右手握画笔,眼神温柔,长久凝视家乡。

站在拉斐尔雕像下,眺望远方丘陵,我不禁想:如果没有乌尔比诺的宫廷之光,或许不会有优雅和谐的拉斐尔;如果没有拉斐尔的惊世才华,乌尔比诺或许将沉于意大利众多城市之间。艺术家与城市相互照亮,在文艺复兴的夜空中共同闪耀,光芒永恒。



尼罗河畔的戏剧对话

罗 松

小剧场戏剧的实验手法,以简约写意的舞台和丰富多变的肢体语言完成古典题材的现代表达,与开罗国际实验戏剧节崇尚创新的艺术追求同频共振。

根植文明深处的人文思索,可以挣脱语言的隔阂。埃及观众虽听不懂吴侬软语,却能从演员的身段神态、情绪流转中读懂故事内核。演出落幕,不少当地观众驻足台前交流,他们所共情的,正是蕴藏剧中关于欲望和良知的动人命题。

这次演出是一次对等坦诚的行业对话。中国剧协艺术团参与国际座谈、城市快闪、戏曲推介等多项交流活动,与埃及戏剧人切磋探讨。埃及戏剧从法老神话和民间表演中汲取养分,开拓本土实验戏剧;中国戏曲立足古典文学资源,探索传统艺术的当代转化。两国戏剧、戏曲都在思考,如何让古老的文明传统在当代剧场重现鲜活生命力。

河水万古流淌,文明生生不息。尼罗河绵延的河水滋养出埃及法老文明的千年底蕴,长江奔涌的浪涛孕育了华夏江南文脉的风雅气韵。本届开罗国际实验戏剧节的求索,与中国小剧场戏曲的革新在开罗相遇,以戏为纽带,中埃两国戏剧与戏曲传统在当代剧场彼此映照,留下一段温润绵长的人文回响。

(作者为《中国戏剧》主编)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李欣怡 电子信箱:rmbgjk@peopledaily.cn 版式设计:蔡华伟